

試論《錦灰》中「比喻病」的代表意涵

一、前言

《錦灰》是作者盛可以以真實歷史為背景所寫的反烏托邦小說。描述主角姚血珠在戒喻中心被強制治療比喻症，死亡後來到福音鎮並聆聽各種人事物述說福音鎮過去的故事。福音鎮曾因淘金夢而盛極一時，但緊接而來的，卻是幻想的破滅。作者以不同人物的視角，描繪出小鎮上對於權力的貪婪、荒謬的政策、饑荒和既可悲又盲目人性的種種。最後隨著記憶的恢復，主角漸漸拼湊出福音鎮的過往，並得知背後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真實目的。

初次讀完，我感覺它是荒誕而脫離現實的。但再次細細品味此書後，我猛然發現，真實就是那麼令人瞠目結舌；歷史上從不缺少瘋狂，只是一切都掩蓋在華美的外衣之下罷了。《錦灰》不過是歷史的縮影，和對未來的恐怖預言。

書中曾多次描述主角因患有「比喻病」，而不時以不同物件形象化所見之事。比喻病是什麼？這點作者雖然沒有詳細說明，但這個「疾病」卻是整個故事的核心。因此我欲探討為何「比喻」是病？又為何要由病患帶我們重探歷史？首先，我會先了解文中「比喻病」是如何被定義的，和書中政府對「比喻病」乃至「比喻病病患」態度厭惡甚至於忌憚的原因。其次，分析身為病患的主角，她的「病徵」對於探討福音鎮時有何種影響。最後，患有「比喻病」的主角化為灰燼，代表了什麼象徵意涵？

二、非常規的「新病」——無法克制的比喻慾望

(一) 抽象卻又真實存在的疾病

在故事開頭，主角自惡夢中驚醒後，帶著一身冷汗泡了杯玫瑰花茶。怔怔看著那濃厚的豔麗紅色自熱水中暈染，浮現腦海的卻是一泡膿血。眼前事物於她不再只是那般浮於表面的單純，大腦總無法控制地帶來更多類似畫面，去填補它、去加強它、去比喻它。那種欲望無時無刻的盤踞在她大腦深處，如影隨形、揮之不去。

主角患了一種病——「比喻病」。它的症狀不似感冒咳嗽般具體可見，也不像憂鬱症或幻聽幻視總有個生理上的解釋；患有此病者嗜好比喻眼前所見的景物，甚至為之癡狂；不比喻他們就渾身難受，不比喻他們就腦筋空白、無法思考。「比喻」可以說是主角生活的常態，甚至深植靈魂，成為生命中的一部份。

「比喻病」所展現的病徵，某方面來說就是主角展現的特質；而要比喻一

件事，除了要有豐富的詞彙外，細緻的觀察力與聯想力也是必要的。這些特質幫助主角觀察到一些社會上，大家因為過於麻木而從未注意到的問題。

（二）不被政府接受的思想與才能

連結將事物間的相同特質，是主角的思考方式。她比常人看到的更多，想得更遠；見過遠方的風景後，就永遠無法再說服自己如同「一般人」那樣活著；她早已離不開比喻，某方面來說，比喻是她表達想法的途徑。身為記者，客觀的報導是她基本的職業素養，但主角顯然並不滿足於此；她滿腔熱血的希望能伸張正義，追尋被隱藏的真相。她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得她一樣，而不庸庸碌碌相信政府所展現給他們的；文中主角和閻王曾有一段對話：

「一切行動聽從黨的指揮——我想起了那句誓言。」

「帶著這個緊箍咒，唐僧一念經，你腦子就昏了。你後來的報導破壞了公平，損害了一些人的利益，但你很快清醒過來，脫離了報社，自己弄了一個微信公號——血珠筆記。」¹

顯然主角曾經也是順從於政府的，但她很快意識到這樣和當初的理想相悖了，她的文章成了政府的傳聲筒，一些上位者的遮羞布。清醒後主角的文章報導重點也漸漸不再是新聞時事，而是更偏重於一些關於自身理想的訴求，和對於現今這個政黨一言堂社會的改革想法。但過於理想性的行為和直接尖銳的言語顯然踩到了政府的痛腳。

（三）洗腦與效忠的統一思想

主角直接的攻擊性文字被政府定義為比喻病，並將其送入「戒喻中心」隔離治療；除了是避免更多人受她的比喻啟發，開始反對政府的統治，也是妄圖在切斷外界交流的同時，徹底抹煞主角的思想：

「比喻症不能掉以輕心，拖延久了，產生併發症，併發症往往是致命的……國家重視你這樣的人才。」——他們是來挽救我的。治療方法很簡單，認真閱讀國家領導人專著，領悟其智慧；每天輸入三瓶主流思想液體，稀釋血液中過於黏稠的偏激，沖洗業已髒污的心臟，矯正傾斜的五觀。我認為我每天照鏡子，自認五觀還算端正，甚至還頗有姿色呢。腋下夾著我電腦的那位說到：「所謂五官，是指世界觀、人生觀、價值

¹ 盛可以著，《錦灰》，（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頁119—120。

觀、道德觀、政治觀。放心，用不了多久，你會徹底改正的。」²

戒喻中心的醫生某方面代表了政府的思想，他們要求人民有單純、統一的思想，進而方便掌控。文字本來是一種固化，政府對一件事物規定了它的定義，並要求人民只能接受這樣的定義；但文字同時也是傳達想法的媒介，因此主角就藉由不斷的去比喻同一件事物，給人們展現這件事物不同的視角。讓他們了解到，「政府的定義並非就是絕對，它可能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希望藉此打破政府對單一思想的控制。

從這裡就能看出主角所在的政府看似強大專制，其實是十分脆弱的；他們畏懼於任何異議，哪怕只是一個聲音，都能驚動其脆弱的神經，趕忙將人關起來。一方面害怕自己的統治被動搖，一方面又希望主角的才能可以為己所用，更加壯大自己的影響力。

因此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擺出高高在上的拯救姿態；展現主角與他們之間的地位差距，顯示其權力位階不可動搖。這麼做除了是在顯示自身的正當性，也是在表明，主角的行為以及想法於他們而言，都是不正確且不被接受的。

三、迷茫卻堅定的靈魂——看見福音鎮背後的真相

(一) 主角和福音鎮人物的來往

主角在戒喻中心「心臟病發」死亡後，失憶的靈魂於一片混沌中來到福音鎮；在搭車進入之時，姚皿珠曾形容：

鵝卵石在車輪底下咿咿作響，車子一路咳嗽，像一個久病的老人。到處都是塵土。田地也灰濛濛的³。

將行進的車子比喻成「久病的老人」；還未進到福音鎮中心，她就已敏銳的察覺到鎮上那灰暗、荒頹、寂靜、而壓抑的氣氛。她觀察到這個小鎮令人不安的氛圍已經持續了很久，了無生機的環境讓福音鎮籠罩於一片灰色之中，彷彿它正身處絕望，無法選擇的步步走向最終的末路。

而來到福音鎮上後，處於生死交界的主角，漫無目的卻又持續堅定地和一個又一個居民談話。車夫馮二訴說了人們發現金砂時的狂喜與願景，腳豬永生吐露了鎮上牲畜的恐懼與無奈，黑狗多樂傾述了鎮上高層面對飢荒時的自欺欺人，苦棟樹告訴了鎮民面對災難時的荒謬盲從……。福音鎮因金砂而起的興盛衰亡自鎮上生靈的口中被補全與揭露。

² 盛可以著，《錦灰》，頁 132。

³ 盛可以著，《錦灰》，頁 19。

但無論他們是什麼身分，在主角和他們談話時，都是以自身視角為出發來講述所發生之事。其中難免會參雜著他們自己的想法與情感，某些時候使話語曖昧不清而迷濛難懂；糾結的人際關係也使他們說的不一定就是真實。且更多時候，主角是透過一位造蠱的巫婆所給予的眼藥，如同真實經歷般，直接從夢境中看見過往；它們通常並不是依序時間線發展所展開，而是在主角接觸到了特定人事物時猛然竄出。而主角的「比喻病」病徵在對如此雜亂無序的線索時，反而是幫助她堅持本心，並從中敏銳拼湊出真相的一大助力。

（二）福音鎮與主角記憶的相似之處

在主角記憶逐漸回復時，可以發現很多她所經歷的事，和福音鎮發生的十分相像。例如，原本有咳嗽頑疾的溫如春，即使用蝙蝠偏方治好了病，但當周遭人們一致認為「溫如春一直在咳嗽」的印象下，她也因此一直維持咳嗽的「習慣」，每每於談話時輕輕掩著嘴，如風中柳枝輕輕顫抖，以順從大眾對她的形象。

而在鎮外，當主角因比喻而忽略了記者的本質時，她所在的新聞社社長曾說：「你要是放不下於比喻這回事，就乾脆去寫小說吧！」⁴隱晦的警告主角「扮演」好記者的身分，順從於大潮流，這個上位者引領的大潮流。對於主角做出不符合大眾對「記者」之期待形象的行為，十分不認可。

又或著福音鎮鎮民耿十八在死後和閻王曾有一段關於鎮上高層讓他帶著高帽遊街示眾之事的討論：

「不是這個意思……帽子誰給你戴的，誰才能摘。」

「我自己戴的哩。」

「剛誇你機靈，你就變糊塗了。帽子就是罪名，誰給你定的罪，誰才可以幫你消除罪。」⁵

在福音鎮，掌權者可以隨意給他人定罪，法律、平等形同虛設。而在鎮外，當政府為逼迫主角停止比喻而向她的「丈夫」周密施壓時，周密也曾說：

「現在我的護照被沒收了，國外的畫展取消了，調查我的經濟問題了，我遲早得在電視上承認自己嫖娼、貪污、偷稅漏稅，像個小丑一樣被人擺佈。」⁶

⁴ 盛可以著，《錦灰》，頁 130。

⁵ 盛可以著，《錦灰》，頁 164。

⁶ 盛可以著，《錦灰》，頁 118。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知道，在專制的社會體制下，任何行為不再是「我做了什麼」，而是「政府認為我做了什麼」。為了逼迫不服從者就範，甚至可能牽連到周遭的家人與朋友。但面對這些不諒解，主角卻以一個比喻回答：

「魚群從不會為了反對捕漁業而集體鬥爭，牠們只是想著如何從網眼裡鑽出去。」⁷

她直接的將政府比喻為剝削的一方，赤裸裸地直言政府就是將人民視為可任其宰割的獵物；並隱晦的表示，即便人們都選擇獨善其身，寧願閉著眼接受政府蠻橫的統治，她也會反抗到底。

不論是在整個國家的大環境，還是福音鎮那樣的小地方，在面對政治強權與時代潮流時，發生的事情可說是驚人的相似；福音鎮可以說是主角所在社會的縮影；福音鎮發生的事，就是社會上可能發生的事，無論它是多麼荒唐。由已經經歷過類似事情的主角去探查，我們可以更直觀的感受到這一點。

四、餘燼中的點點星火——比喻病的真正本質

（一）比喻病的真正本質——專制強權下的思想餘燼

《錦灰》中的主角姚皿珠身為記者，試圖揭露那些被政府企圖掩蓋的真相，傳達自由的思想；具體表現在她不斷試圖比喻的能力和慾望。她迫切的渴求著改變，透過報紙、文章、甚至言語，任何能傳達她「比喻」的途徑。

而政府則是將其視為一種「新病」——比喻病，否定的同時也表明在他們統治的社會下，主角的思想是「不正常的」，任何不被認同的詞彙皆不被允許存在；甚至是任何提到關於「言論自由」的文章都被視為禁忌，任何表達出「希望真實被展現」的報導皆被視為違反法治的。主角的所有文章皆被政府所屏蔽，而在戒喻中心，只要她說出那怕一個尖銳的詞語，就會被注射藥物，直到無法在表達出任何連貫的句子。

儘管如此，主角仍堅持著最初的理想，希望能將自由的思想傳入大眾心中；哪怕孤立無援，哪怕照亮他人的代價是燃燒自我。她認為，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最終將走向極端。

在現實社會裡，仍存在一些專制、獨裁的政府，透過極端的政治控制，確保絕對的統治權。而一些知識分子，在見識過外面的自由社會、甚至是接受過相關的教育後，他們希望能改變這些。雖然他們孤身隻影，沒有任何能與這些強大勢力對抗的資本；僅有的，是才能、是思想、是將這些理念傳達出去的能力，因而文字就是他們的武器。知識分子將他們想傳達的一切透過言語傳達，

⁷ 盛可以著，《錦灰》，頁 136。

不僅僅是為了反抗這些專制強權，也是為了喚醒那些盲目，甚至盲從的人民。

但這在統治者眼中是不被容許的，為了避免權力被動搖，而將這些知識份子視為異端，進而將他們用來反抗的才能視為「異常」；除了表明這些行為是不被認可的，也是避免更多順從於統治的人民被影響。

（二）灰燼中的微光——再次復燃的希望

作者最後安排了主角姚皿珠的再一次「死去」，卻不是單單只是讓她成為一具「失去體溫、瞳孔放大的冰冷肉體」、也不是什麼「飄散而逝、無人記得的一抹破碎靈魂」——而是使主角化為一捧灰，一捧閃爍著微光的灰燼。

除了呼應最初的書名外，灰燼也有幾個意義。首先，主角在不斷探尋福音鎮的真相，並試圖對外報導以拯救鎮民的同時，那堅毅的執著某方面代表了一種理想；主角在那陰暗混沌時代裡，是象徵了光明希望的真理化身。主角化為灰燼，暗示真理已死。

再者，那灰燼不只是一堆灰濛濛的粉末，它閃爍微光，如主角死前曾說：「『我就是一堆錦灰』——這是最後的比喻」⁸；她化作的，是一堆錦灰。而在藝術呈現的手法裡，有一種名為「錦灰堆」；它指得是一種將殘缺美好之物堆砌成畫的藝術形式。⁹而主角化為錦灰，不只是因為她以拼湊的方式找尋真相，也是象徵著福音鎮美好表象的終結。

最後，書中多次提到「陰燃的灰燼」，那麼「光芒閃爍」可能不只是因為「錦灰」，也可能因為她「陰燃」著。主角的父母迫於時勢而死時，在主角眼中是「陰燃的灰燼」；而「陰燃」意味著「復燃」的可能。主角在父母死後仍受其影響，試圖改變專制強權的社會模式。如今自身也化為陰燃，靜靜等待著未來某日，點點的希望火光，能復燃起燎原大火。陰燃灰燼說明即使死亡也不是重回糟糕的原點，而是持續影響著他人，期待未來的改變。

五、結論

《錦灰》中擁有比喻才能的人威脅了政府絕對的統治地位，「比喻病」應運而生。將充滿良知的知識分子「疾病化」，表明在不順應政治期待的情況下，這些才能是「不正常的」、「運用在錯誤地方的」。知識分子敏銳的思維和豐富的眼界使其發現了專制社會的問題，堅毅的思維和執著的精神讓他們堅持自己的理念並不被輕易動搖。這也是為什麼作者讓身為「比喻病病患」的主角去探查福

⁸ 盛可以著，《錦灰》，頁 330。

⁹ 〈錦灰堆——古人的“垃圾”藝術〉，http://art.china.cn/txt/2020-10/26/content_41336970.shtml，轉引自〔藝術中國〕，2020年10月26日

音鎮的過往的原因；只有這樣才能得知最原本的歷史，並在遭遇重重困難之際仍不放棄，那怕燃燒自我，也要拼湊出最後的真相。

而作者盛可以在後記中曾提到：

現實中充滿良知的知識分子的消失，直接啟發了小說中新病的誕生——比喻症，知識分子尖銳的比喻才能使統治者感到威脅，於是建立了戒喻中心，將有比喻才華的知識分子專門關押改造，戒比喻。¹⁰

《錦灰》一書是作者根據自身在現實生活中的所見而寫，顯然，「比喻病」也是真實存在的；它是這些智識份子才能和思想的具體表現，也是政府試圖阻止他們而打上的標籤；這些希望為麻木社會帶來改革的人總不被認可，不論是在《錦灰》中，還是它所影射的真實世界。

六、參考資料

盛可以著，《錦灰》，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

〈錦灰堆——古人的“垃圾”藝術〉，
http://art.china.cn/txt/2020-10/26/content_41336970.shtml，轉引自〔藝術中國〕，
2020年10月26日



¹⁰ 盛可以著，《錦灰》，頁332。